頤 道 堂

鈔

及余門詩文之美見重都下人 文章之道以經濟為最貴為其有神於 共言雖愛世駭俗而終不適於用陳君雲伯昔在京師 可見諸行事君昔佐阮雲臺浙江中丞慕海氛方熾察贊 不相見者又二 **商空言也然非有上下于古之識而又深明當世** 習益非特以才見者出都以後僅丁卯夏 **悶視南河君來袁江謁余方舟南下因論河渠之事** 飛書草檄多出其手卒以平賊及官外吏所至有循 一角道を大少年 一十餘年交今年春余奉 八亦恬遐簡靜無放言高 | 見於河

見方之古人 功名進退非所計焉學問之氣盎然深矣君又爲氽言通 也君有才子日裝之能有君學所為西北 州漕糧宜分貯京師以去花戸積久之弊郡縣按壞之地 議君首言其可行者有成議閱古 宜驻丞倅佐貳以資控制其他因時變通 **諸議今所行者多本其說君營佐兩河帥縣兩河帥言近** 口明習河務所見遠太無如君者惜用其言而未得用共 、出君亦但期用其言以有裨於 官一邑條教號令成以 門用う当三五五人 、蓋桓寬賈讓之倫不當僅以文人才士 一餘年而終見施用河上 八風俗 國計民生而 類皆有深識遠 和藏二 一ピク 目之

之咸余謂人不壽而文傳猶之壽也況父子皆以經濟 文名世則其壽逾於尋常之麗眉黃裝多矣目前之欣成 道光戊子二月長白英和害於寶應舟次 又何足介意平因書以想之即以爲文集之序 「変をまたことという

備無忠: 的令 尚有何法 廷寄以頻年淮黃 海運 籌議試行五 誠今日之急務當 見包なにいを上 可以抵通詳 月 恐致誤漕削代 加籌畫的令安議章 回空者 討 一日又 世之至計也 調前 奉轉行以海

黃腄葢 四段公文金文 紀蜚翎輓栗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 **鉱而**致 **翌樓五日得讀其書心焉識之今年承乏海馬亦在** 海夾右碣石海運防焉逾洛逾沔陸運防焉史自 談 九州各有水道以達京師質為後世運道之始而 河復中止丙寅春余自 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暑稱孫權 即今之黃縣也而永詳其道海之由漢元封二 石見史記主父偃傳漢書亦載之惟以東縣作 

麗敕沿海具舟艦 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 **値水源饋餉 杭稻之句此又唐時海運之確證有元** 爲幽 入城船從此出隋開皇十八年漢王涼軍 州節 不通周羅喉自東萊泛海大業七年 糧 度始督海運是以杜少陵 為海運 一役以其軍及水手萬 四萬六千石 海總管羅壁朱清張瑄等造 此皆海道之 船唐貞觀二 司馬懿伐遼 ,由海道 至京師二 有遼海雲

海運之效可覩矣按元人海運之 所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當以為 京師則以淮子口伏石傷船之故大德十 則江廣漕米亦由海運可見至至大三年命朱清子虎張 太倉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攤開 瑄子文龍往治海運是歲江浙漕三百萬石元史食貨志 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 膠萊所盤新河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 例江淮歲漕 | 萬石葢其時膠荻河已通也| 一百四十五萬石今年浙江處儉不能如 百萬石海運十萬石濟州運三 THE RESERVE TO SERVE THE PARTY OF THE PARTY 之道有三初伯顏建議 年

大洪 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 過 即發兵五萬成遼 徑直至正十三年千戸殷明署又開新道自 至崇明州三 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 劉島至之呆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 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過淸水洋 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邨馬 自浙西之京師不兩句比一 頂道堂文少长一 |百五十里至元||十九年朱淸等陳便道 一沙放洋向東行人黑水大洋取成 命鎮海侯 一道上便洪武四年

存遮 但議請於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 陽海運未廢宋禮之 朱禮開會通河成始罷海運并罷膠萊運 次是當時未嘗絕意於海運也宏治間大學十 運之 食賴之永樂十年以後平江 流南借淮 不來而彼來並請訪求素知海道 )法隆慶間魏時亮梁夢龍等咸議及並武 阿シスパニンタン 是封張赫為航海侯 (議日雖由會通償 助萬艘雲集直達 日忘海運矣夫會通河之成 陳瑄 曲折者講 運每三年海 目 然海船猶 開清江 艫

聖諭無 載然後河臣得專 切誠 朝康熙 如 叉不可徒慕良法美意之虛名坐視其弊而不 閒 E て国自己というこ 不言治河 河嘗為患其時太倉之粟陳陳相 無所仰食則盤錯艱鉅之 運 一費繼則因漕以 也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 力以治河河治淮治而漕亦以治 一舉而二 如故而孳生 亦無 此 善備其弊也河流 年 経河 不虞誤運 日浆仰食者 而停疏 會不得已 其利 欲求兩治 潰 因停運數 談 而 漕

則殫心竭慮於輕重緩急之交莫如海運乞夫當世競 虞勢必河與漕兩受其弊而 不極不變法守經持重者大臣之 圖 而莫能決者以利害之說茲之也或於利害者不 咖 也處今日而論河漕不得不爲未 利十害虚而 利害引申而詳明之或亦可為愚者之 非萬 艘例貯八百餘石實不過 利質利可趨而害可避也今就管 可治夫 體也思深慮遠者 利不極不知 雨綢繆之

当う金銭

必俱糜其利六也河也河則魚貫逆溯 半即 縣之津上 河運回 是江南山東海洋之情形也蓋盜艘必有屯聚河,和六也河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人心安定,是用日饒其利力也留此暇以治河其利十也,是用日饒其利力也留此吸以治河其利十也,是其利力也河遇公費每石併計約及七錢有,是一種,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一年兩種,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一年兩種,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一年兩種,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一年兩種,與一年一運向處阻滯海則一年兩種的。 集 幫起駁海 則汪 煩

船至上海者不至天津江南之 行而已至風濤之患何地茂有糧艘之行運河安穩,南山東本有沿海水師更番巡哨申明舊例實以實為職盡山一帶專派水師運播爛浙盜無使逸出滋見無慮也若求其無弊則亦不過於浙洋黃盤大小 明驗賊豈異於人哉故盜賊之害 有之矣海運則狎浪之的而三牐三壩渡江渡黃 千里無鳥 嶼多汝盗 可容叉沙槌 **政亦不能保無失事也是**公有糧艘之行運河安理 長年三 )險十 以容今自 示能 八者不至閩浙 同閩 大小羊實

並行之道皆不便於行奠如會於江蘇之上海由上 海運至天津出口之道劉家港近已於塞淮安即今淮黃 高 一百里由海倉口舟行達天津也一 (說亦何憚而不行也然則其中別無變計平日是有 一十里至吳淞口八十里至崇明沙汎 則徑由海運至天津也 -- 六更至石島 |更至廟島十八更至天津外口三 1 更六十里合計內港外洋共四 一焉非因 一更至但島三更至威海島三 利乘便駕馭得空战則海 則循海至山東膠萊陸 則開膠萊新河也 百二 The second secon 海路

門通 **滅** 當 一旬元人 州有熟習北洋專載客貨往來關東天 可得三運其 | 一冊籍計之當不下五千艘其可用者不下| 間停泊水次待人 沙船大者可三千擔次者亦二 八曹 国うりこう金 壩 無畱指南 制 擔關擔以二百六十觔寫率猶 船則試行之 每歲春夏兩運以今見聞所及 直隸水次沿途攬載貨物者船以 三千餘里風汎有常 則隨 用或有南中無貨 削為率 初不必造 到隨裝北 也 則七 千餘擔以 则 八津登萊 隨 上海崇 到隨 可載包 假 日 遲 彻

暖者不同不患 每艘准令裝貨若 邳閊廣 計不過 豆麥制作堅實並 北洋者 不過毎石 年 船 兩運 としていること 百三百 用則每石 惟寧波有之其船有名三不 潮濕亦不慮蒸變 可載一百萬石矣今蘇 浙 價運 兩 漕 四十萬全行海運 千外約裝米一 也此船 不損壞且北洋水性寒冷與南洋 來貿易不能 八錢當 一天津 海 往 --來 毎關擔 可敷 -F-센 東道 假 尚 石則干艘 使得沙船 不需兩運也 松常鎮太五 黎剛 浦 像彈船一 南 可載 兩 周 種

放試行` 地持米色則" 地指答 一律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為期過期即照一律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為期過期即照別一建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為期過期即照與一建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為期過期即照 向 沙船 往 代 船 近 用中之濡滯兼在北坳之小相应故浙運亦必會於近黃盤洋面水性路徑的 一面莲生文金笼 Fi 有 餘 包 理仰隨 運 認設有短缺 更可以 可無需員弁而北壩交 假令試之 到隨交免致守候 照數認 均不熟 贈 浦 大樂 舠 **)** 煩至米 皆然 船往 £ 則 不可 洋

節級 台叉 漢隋 部 嚩 必爭先恐後此 實 勒 臥龍石 海 輸 瀕 或以 職 者 河建 實 運 即專責以 iii したこと 也然此分歷黑 倉而唐裴耀 領袖之 諸險持重者 艘為 则陛 間 領 又鼓勵 有觸損之虞是以 从 運 , 之事 逆 運 幫或以 明 卿 刀 年無誤優以 洋自 以資核實之 到者倍賞之 府為 蓬 陸 遞 頭 计 弁衡三 (垂成 倉三門 礁經成 風 謝以 列踴躍 1111 端所 策其 Į

Contract to the second second

前事勢論 運 峢 船接 再議膠萊陸運 運 者倉版也益 Z 所須籌者陸運之車北運之 製 之或亦未 遊亦是 來河其問通濟 倍每年三 膠自海倉抵天津 建倉駕車仿古河陰浴口之 證也黃允恩 一矣倪元璐欲於膠來 之之法 剪 暇兼 運 八 屢議 策而兩邊船隻車馬亦費 亦未始非變通 四連無 則自 } 日海運將准揚重船運至 計 河多造 日可以直 一海開船 河未通 可者 | 腳船 企運以待 此 處所 計上 加通 創 一膠茶陸 延處 埂而 řŒ 抵壩 運 ֈ F

車馬之 174 倉土座 | 百觔則|| 車不過十石自准子口塗毎含丁十二之用以|| 石重|| 百三四十觔計之毎車|| 輛 里 約可貯五十萬石迤北則當建倉之法迤南則當於馬頭 一站作三站計每車往 海 百 間車馬 惟於嶺山建倉今之膠萊 質性をじ 輛 每月亦不過五千石 雇 未必足 價值 ķ 酌中 用 給之 M 往返六门一 或 干輛之 兼用 於海倉口入海之處建 附近 河形 华車 車 月 可冒運計 始可 騾 輛稅 地

州海州安東衛石日所靈山所夏河所各境而達膠州老 仿南運之法雇用之亦不處共短缺南自上 明之張水洪即所謂匾擔沙大洪也抵南蛇山放海經 招徠矣北運之舟則天津登萊往來關東者不下數干艘 里准子口至馬頭計八十里自馬頭陸運 山頭計程七百餘里 「里自海倉口入北海四十里至淮河口印維 設立官店或民店官為稽察防範停車之地 墨萊陽文登棲霞越分水嶺至萊州海 避風雨水深木茂禽魚自歸是在地方官之 歴史に近生了金老 由老山至青島淮子口計程七十餘 |循膠萊河埂 海開船至崇

小過一 之虞誠為萬全無弊之法惟經費較之徑行陸運者必須 - 里至大溝河 車至 徐家溝 千八百餘里旣避黑洋 計自海倉至直沽八百餘里計自上海至直沽 (面) 七十里至杞溝百里至小直沾 風生かニアトル 相 河 仿铒 自 河沿山傍岸町何廷鈺 口三十里至大沾 八清 即大沙河口四十 里 河 至小清 石己需銀 口即牡 一膠州部石約以銀三錢為率 7 河 風浪之險又無黃流 犡 河口 削 淵 車價則 所謂無風 河門 一里至 直隸界五 百三里至 泽 耳. 泂 河 可以篙 阻塞 亦

官爲經理交兌亦可以冀無誤而要不岩議開膠萊新河 用雙套麻袋以每袋 之爲得也膠萊新 長短牽算亦不過每石 車 用叉南北起駁需用口袋布袋過費廠袋疏而不堅 計毎套酌 旅灣北至海倉三 的设当不到着 以南北建倉中途設厰之對弁彈兵壓稽 北至成山 計需銀四兩 給銀四錢是 河之開始於元元專仰海運以靈山 錢計之是每石又需加費! **西至九皋大洋之險** 兩三四錢耳至抵通之後 一百餘里出北海以避之 靖間海防道 八錢是每石需運費 毎日需銀 乃議開膠 丽六錢 一銭然 擬

建倉之 通利之處可見尚書劉應節撰節晷日分水嶺未開者 計處膠河期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又云中段自膠州 行二十餘年堪以一 **所至不須挑婚者百里應挑婚者百五十里應深挑者** 里今雖稍於勢尚可因新河全 里所未開者分水嶺之 帶海道與南北一 /議也隆慶五 《頭道堂文鈔卷一 無流沙方無疏土諺所謂銅幇鐵底殆非虛 子口伏石之險其時南北俱已挑通除潮 體行運則膠萊河雖不全通而自 一年山東巡撫梁夢龍勘報海道疏! 水相通亦有島人商民船隻經 三十里耳是以黃允恩有嶺 一形兩岸之土

海 面者 13 叉曰 五 口地高於海面者 過 可鑿也 尺趙 此 則與海面平矣迤 後議開船 高於海 地高於海面者九 水自為平由 過 面者二 Ħ 里 海 別進

開鑿又以分水嶺地當水 足以濟二 隔 海 心 (海潮 不相通 新 河及分水嶺北之 一百八七 催 風生さらり 者中有一 論之遠者千里近亦數百里當 至 十餘里之 止者蓋 7形勢之 運 陳郁閘 宗 由 百 泂 運道 Š 商 即就當 廖 脊所恃為分水之源者僅平 北海 伽 買 輸 河與百 里若欲南北 且以開究勞費其議遂寢 日所有之 捌 脈 水 北通 湖然二 至 闸 新 形驗之 河 日所謂 河 湖不 蒯

国際関係の対当の対当の会治 放道先證明而疏通之水次近一 勢所必然然故道可循河形可考前人之成說可稽志乘 持重者以爲險也廖萊河之 刻期可竟之功而不可不存此說以備採擇也海運之 國家萬世之利而湮塞已久驟復爲難則即南北淤塞之 則多造駁船三百里之地以舟運代車運所省寬多雖 待經費充足民力閒暇履勘地形搏採與論分水嶺之高 之圖書可按能即前人 閘舊迹可循也或雖開而不能深通大舟不足以 別鐅之 一明王獻未竟之功可繼也不可鑿則避之元 八所未通之處鑿而通之濟運通商 2 議當局者以為費且緩也 里則陸運省 里之費

前代有數便焉道則商船所行之 事責天津道中以陸運之事責 贈五漕截三脩屯租計之可得十之六七其不足 則沙民舵水熟悉海程不必更行募練三 一四耳而此十之三四者與其隱爲浮 也船則各口沙船可以雇用不煩籌費另造 严碩道堂文沙卷一 刁健不若准情酌理 而事集矣且言海逛於今日較 )路即至便之程不煩 明加運費其 一也費

民之受惠已 急公從事則此一舉也不特漕 者罪之州縣 舊章為花戸自 破除積弊兼可以 無非漕運之利也 如麻 無不踴躍輸將特休養百餘年之人 使嚮風趨事急公若 多再责成納於大戸以為之倡 則徑行之 誠使申明舊章以曉諭之使知 再有浮勒者并罪之小民具有天良當無不 運軍代民勞以致一 一增造办 挽 加以杜雷難刁指之弊嚴短發 人心風俗而使之淳非特漕 私小試之而效則大試 運派無阻礙倉儲永無匱 \納谷 難增 E

行非縣 大庾充足豈非 兩運並行以 則但 海 一面一直生文少多一 運 防將見數年之內河治而漕亦治迨河漕並治之 措置 然後相度 有改置之益無變更之患所謂萬全無弊之 萬年無麗之 以自上海 期有情無患海晏河 刪而海運大通之後有願領海運者 有方亦不虞其滋事且삙 **쀗舵水無藉之民不用於漕** 州陸 形勢博採羣議河臣因得從容以從 迎三百里至海 哉 為第 船漸減即 則用於河 策 印

緩建也議所未備並條其說 海運議各有援明潘尚書季馴及 而膠萊之車馬北運之舟楫皆不甚難倉厫亦尚 十萬石徑運 書海運議後 一策今先議試行則第 天津以十萬 一策當事者慮籌毀之 前未之 日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 閘 第二兩策 運膠 而以邱文莊所議為 ~煩 國 初近 朝陸侍

文莊議河海並行此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眞以給兵泊遷都燕開運河以通漕其時猶不廢遮東南之粟以給四北舍海運將馬從明初都金陵 未一至元人混 、也自 便 秦及 建 又日文 『頁紅色でレジー 混一中夏定都燕京其時、宋建都之地距海遠遼金 **尹縣乃有琅邪負海嶋漕飛・・一**之子非特無須海運亦并無籍河運 失米最多之 會建 큐|-通河 都在 **廢逃洋** 金陵僅 刎 未開 海運運漕

当己金之

失其室河運 何策 能竟廢河運 其所 則如 亦未免拘于方也 難而不敢 河臣之職矣故 未嘗無弊也苟得其安雖海 師 何 於 內 給 잾 時 伸出 川海運 試 言海運 費私載之 損 河患未如 萬之民嗷嗷待哺吾不 ķ 周 添 矣蒸尚書之 正則未悉心經畫者也 河運萬不 極 下未博 言海運之 難亦在 少慮 今 日也 敗升逃卒 能 命尚書治 弊而 職在治 , 運亦復 通 之境 温處之 但言海運 河必 河 御 何 尚 河 區 闸

益各 附 連 飲 州 銶 **货**意 年前承示海運 吏之 不可不 見略同及今河 銕雲書 國矣答 所 館夜 M. 醉 君 兵可不 於途 日善因併 鵬 所 餘 削 也葢 耒间 事 記之 冲 不可行 事.  $\overline{\mu} \rfloor$ 事逐 1 得 具兩競合 其擬議 队 說 隨 杳

溺 水 元時歲運 狙 吾 計漂溺之 有 其情與弊也 决 之 、則并其 何蟻之 患而省率 知 其非盡! 除之 漂 胥 弊也今 之封魚龍之變幻皆足以損此米非盡漂溺也饕餮之嗜應犬之緇漂没米數統計不過什之二三而 認 削 此仁 |则試進| 率之勞 m 源湖云 與事 加置 **育**謂之漂 人謝如之言 潘 而妄言之 亚 之典放或倉 季馴 爾夫 時勢之 쮕 米既 亦既 利害 111 义 似矣而不盡 雅討 孤雀 漂没 降 数 迎 府 此 行之二

也故 文其意 斂才斂 今治 說 其可 馴 恫喝震驚之以盗 者非河臣 小小河臣 河兼 其意 則功薄功薄則名不重勢不尊 濟 荷安省 運 何居日 地 爲之 河 文鈔 使 是 激 運 誤漕而多守 一心濟運 THE RESERVE OF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TWO IS NOT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TWO IS NAMED IN COL 盂 從 城 可海面 窓 其人當居 <u>此</u>上 上 上 上 二 三 海 連 风濤而不足 (知其不) 虚 季馴 而河里 不必河 高識 何 鳥之 中亦 11 者復 而 之 河 而 一鳥一聲 為之 此又 E 亦 文假仁 乃 个之 所 權 微

吾杭 織而 逃 杷 閱 夫 豈 古 **飛覧** 地 錢 Ħ. 列が 稔 叔 逐天 勝馬彼 不宣舒位裁拜 議 一年からしている 於能言而 山梁雌雉時哉 漫爲譬喻 松壺 海運 肃 也尤急 洵 之愚也 不能 見削 行其能行 部來者今吾與子 野 閤 ١ 資暄 韵 ᅦ 爲 改 此議 也 能言 調之 雖 同 年 陋 也 陋也 距

权美亦在 季衆余 m 叔美 飛船溝水 叔美走演 自 京師 因 小謝來試更吳 医过生文金老 雕 **浜南歸往來** 同年東生得交謝菴 飍 车經 角 **人故於謝菴** 没 雲 矣 成 氽 **厓昆季而蹤跡不若鋑氏之** 出都東生入翰林數 成件與無苦 耳題 金 丁卯余改官 酸吳 畫之 刻謝 叔美 人寄 作尤詩之 · 余評定 (視束 門遂得復相見逾 叔美余在京師久謝 江南 詩竟見 生 余惟詩之 其明年 **、蹤跡亦遂** 客嗣謝卷 端近 咨 明年 戊辰 如 酾

邊塞諸作尤工東生之詩自然古豓尤善言情假令同時 矣視畫猶有間今松壺以貴公子少年從宦萬里騎象百 近今不得不以此推袁余則謂海內詩人衆矣超妙清曠 閩中年落魄鷄棲輦下復避債萬里外往來古戰場顧所 **蠻求碧鷄金馬之神類漢王子淵所爲西溯峩眉南逾甌** 秀獨鍾于斯人之筆端耶家曼賞言鐵生往矣繪事之道 於酒酣耳熱潑墨淋漓之後而其所詣如是 為畫類文衡山尤深于北宋荆董諸家幽秀窈邈岩花在 蹤太白次亦不失為岑嘉州王龍標今卷中所載多半出 人類道堂文鈔卷一 仙在雲而其為詩則又超妙清颱眞氣往來上之追 权美者則所長豈獨畫耶謝菴之詩雄秀蒼凉 一豈非湖山靈

物象數略焉元明以來經術雜糅經史之學久東高閣若 漢儒承秦火之後各守師法以 劉原父王深寧輩窅不可見蓋古學之衰久矣 為我作數幀當再援筆而記之 王 一年善畫質以余言當非河漢余先後所得权美畫 花海扁舟微之詩意溪山釣艇熊林琴趣芙蓉樓讀 蕭曼叔經史管窺序 雪鴻小影冊子十六有詩者三尚未厭余欲 則顧亭林陸道威惠元龍仲 頭地也許氏諸昆季青-| 設遗經朱儒專|| 言心性

其族父曼叔之賢誦其詩輒有新意心識之今年夏曼 余柱葉·書堂其於九經三史之同異四部七錄之源流 一 若經籍纂計十三經校勘記經郛揅經室文集久已海 儀徵阮伯元中丞執友太倉蕭樊村明經阮氏說經之 」所著經史管窺六卷乞序於余受而讀之 綗 家寶和璧矣明經為官曆人室弟子自戍辰以來館 一晚後官 如肉質與閱七八寒暑叩之而未有窮也顧每稱 門が直をしかるキー 一在詩明經稱之不去口非阿也君書於經 極以質之明經 爲精聚 

學也已余惟古學之復 半生之精力以成 於經學也沒管思欲良孫盛何法盛以來上 典中遗說猶有存者副本在翰林院佚二 注晉書浮沉官海碌碌曾未卒業又思古籍銷亡 子命寫書之官錄之並出 一雲皆於中有所裒輯館閱諧君有能 觀察之廣雅疏証段懋堂大令說文集解皆竭 一藏俾好古者有所觀覽則古學之盛當必更 一書故其所作博而能精嚴而有體余 國初以來於今爲盛近年所 內府正本校補完備官 上書 八家之墳

**樵以薄宦從軍病卒於蜀銜其山川兼以軍族必多悲壯** 又以令兄問樵遺詩乞余題詞余昔見問樵所作滄江 投諸圕溷而流傳人間者至今與李杜並傳蓋斯文 紅蕉館詩與問 作情乎散帙不可復見昔李昌谷身後之詩爲忌 爲多未盡合古人格律然天才英妙不可没也 秀閒遠直入南宋人之室今所作詩復清麗 不可磨滅者存歟余仲弟壽蘇亦以苦讀早卒 夏子婦汪端旣乞余志其尊人天曆先生之 能去懷余之在京師也問樵以 又鈔卷 相似 讀問樵詩盃使我唐棣脊

亦間至地大物博號稱煩劇誠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其西南閩廣遼瀋之貨鱗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之升歲 海上海為華亭所分縣大府濱其東吳松饒其北黃浦環秀麗莫如常熟風俗之醇樸莫如奉賢而兼之者則惟上 相左至今耿耿乃重以昏 謂翰墨糅者則余與問樵神交之趤正不在 **余試東江左八稔矣江以南濱海之區若寶山常熟奉賢** 以奉檄至之大約形勝之扼要莫如贄山人物之 海縣志序 不徵之遠徵之近 **姚而又得讀** 把臂寒暄矣

之次年邑士大夫貽書來索弁言余惟近之司牧視其所 其餘文采風流後先 交相失也余之承乏也以癸酉三月其受代也月有四 治之地若越人視秦 治蒸蒸日上方與未支也予之在上海也志局方級始逾 舍之客有數年而不相習者矣則書所謂豈弟父母者亦 評閱者無虛月也去余之迂拙不足道而邑之敦行而 法華之牡丹歲極走數百里相餉書院諸生之文寓書乞 耳民之疾苦未盡聞農桑水利未盡與也則以傳含之客 視子亦奚觧而邑之賢士大夫於子獨惓惟爲吾園之桃 **原**道堂文鈔卷一 可見安共登拔萃科捷鄉舉捷南宫蟬聯鴻漸 人心肥瘠而民之视其長上亦若 則志不可以不作也余

事諸子 文名之美至今見重蟄下諸子之文則又皆子素所。 雖未見全志其書之卓然 **余束髮受書資質椎魯未嘗學詩嘉慶丙辰儀徵阮伯** 功張采太倉諸志當無媿色予與農部爲京華舊相識 纂輯者皆邑之名宿也農部以名進 而告成今全志雖未及見而總其事者李農部心能 一視學浙 **頤道堂詩自叙** 助因先生言始有嚮學之志觀書于市日 旨之人為邑之書其詳考而慎紀載視康海 李若之何其不學也余家無藏書又且 江見余試作謂余曰子之文揚班傷也 可傳無疑也是爲序 CANADA TANDES 士奉諱家居與 同

官江南遂至吳門婁東蕭君樊村來館於余論詩頗規 委不知其幾千里也 鐵梅菴制府萬余佐宣防之役明年丁卯以河復叙勞改 取韓孟王章諸家詩讀之覺詩中之境岩江 失始變舊習於舊作多所刪汰今年春病中無以遣日乃 所存藻飾之作爲多丙寅歸里門旋試吏皖中轉饟 一論詩也日作文之道不盡自文 、都居京師者五年孫君古雲為余刊碧城詩鈔 人蕭君之館余者今亦八年所得 稍有所得 頂首型と少いい 老山嶽然巓之 又刪舊作存上 已未叉從至浙越 一知其幾 河然源之 

沉著之語及畱花門塞盧子諸目其自編詩以諷諭之作其最勝矣自香山與元微之書論李杜詩品舉少陵忠愛 列 **烏腐終而不 入矣余學詩至今垂二** 為 論詩如此 君之 )論詩 體其論甚正 少作頗有 也日詩必理足而後意足意足而後氣格呆有不求根柢於六經諸史而可以自立 雖不可以賅漢魏唐朱以來之詩人 識命意之所在 国道は一つ金金 余詩雖不敢謂力追古人然持此 不同則師 年所為詩約五 是理不足 友啓廸之 也是妄作也 力有造於 干首删定之 兩

**廹余乃不果延繼乃得交蕭君於吳淞** 既見余京 阴道 不足耳理不 **芯於為文將延彭君教之適中** 江大河 得一 斷档僅有存者因與約 根 、馬其 師所 不足 一决 忽醒 八年得盡交當 刊本不置 通り 千里瀚漫而 也 日彭君甘亭其 若 不堅氣不渾澤不古 問晨鐘之動於心也索觀所  $\frac{1}{F_1}$ 日君評佘詩眞良砭也吾 不可窮極 否叩之日君詩非不佳 世賢豪長者及來江左 水 子山之作見之矣始予 胡公耳或君名書幣 即君初余子裴之 也初不 叩其所學浩然若 色不蒼矣 自 有

١

而善之乃晨 自校響也君乃屬吳江周君錄為 氣渾澤古色蒼者也眞所謂理足者也余所交游 余攝篆崇明携刻工十 君渡 詩者 矣析理 而君死矣豈不哀散編纂旣成受 海視余余復與君約日吾詩刊竟行為君 以此自域 為歸 明道 タ孜 頤道進文鈔卷 Ţ 次補亡 君 **| 合聖人** 餘 收拾 人刊所作為頤道堂詩 册 副本錄未竟而君 一而讀之眞所習 一而遂至 見是眞可為 而 炳燭 .余言 前

**淡**飽 詩也 孝立 詩人 於兹矣繼蕭君 論邵堯夫之溫厚陸放翁之 詩也韋孟之 陳 顧 **世諸賢略** 詩也 彼 體敬亭竹素以中 思之 临詩 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 逸小謝之清華王孟韋柳之 沉鬱康樂之生新太白東坡之曠逸 敘 國 阿時 諷諫張華 3, -指為詩人 梅 m 村迎陵爲才 7 ı 、輩出遊武前代亭林 之勵志少陵之時事 的彭君預海 忠愛元遺 )詩者 一詩漢魏以來陶 傷邪 内重名 澄澹詩 水 那 地懷 之冲

桐 齊兴穀人朱青湖馬秋藥錢謝庵東生叔美兄弟屠琴鳴 雲臺先生無錫泰 兄曼生為十人之詩者則有武進黃仲則 兄弟金 **甫彭秋士吳枚庵太倉彭甘亭華亭姚春木江** 兄弟來陽 既 與 第文 到 卷 劍 譚張紫峴會稽商實意大與舒鐵雲嘉典王 潭竹素竹海父子遂寕張問陶 詩者基東蕭樊村 周 趙 郭頻伽海昌查梅史錢塘属獎榭蒙 **新雲丹徒嚴麗生常熟孫子灩吳江** 小峴司寇紫 北嵐山陰 邵夢餘嘉與吳澹 法梧門祭酒 TIT 金匱楊麥 陽湖趙 Ī 山左李 甌

述昔從 **余承乏兹** 嶠將梓其詩郵書索序因書所見以 **於虞山官舎** 後來英俊所推 冰壑寒林館詩序 再注言 一詩及論古今之 F, 冠蓋其 得讀君詩命 而安雅明雋 生遊 7 持論 九龍 一論詩以 論與諸賢相商 答之並以 證諸

**月**肅秋城琴書最遙夜風雪獨歸 寒林館即其所 輕秋晴數峰雨月出半湖煙 ~五古如梅花石門 遗 如風起江寒潮似雪天空夜 風近 風遙虛文劍卷 滿 湖 尙 可知已嘗以所為詩乞 、有王韋復生之嘆非偶然 雪駕湖春霜風 則買長江張水部之 八歸春岸遠鹤立 緒論故 月如霜鐘聲 **吹驛路** 

久矣讀書以平其心析理以端其嚮博覧子史百家之言有勝境乎盈虚消息天道且然文章之事有待於變化也亦知綠波渺瀰輕儼初上芳樹煙靄準鶯自飛林壑中別 以泳其趣雲臺先生之論詩日詩之道不盡自詩出 少知綠波渺瀰輕條初上芳樹煙飄聲驚自飛林経中別之與易地皆然地氣回而冰壑解春風至而寒林發秋海一願文章之道繁綠者患不高潔孤寂者患不和雅偏勝一冰壑寒林洵稱無塊駕湖風雅澹川之後其在我秋海 微岭數 斯言則精心鎔冶超詣入神有不僅與澹斯言也二十餘年於茲矣而力有未逮也 項道些文少的一 如入眞多山中聽童子歌玉爐三澗 . | 

7 詐

林岩鮮赴墾 曼生司馬所題即本祭酒以禪喻詩之意南苑驚花西涯 序於余久未有以應也今年來治江 論詩也以王孟幸柳爲正宗力持高澹醇雅不 **尔識柿村王君** 還江浙道出吳門長得相見以所解江蘇詩徵見示索 移觀其論詩則其人可知矣余賴恒江左上 視今猶今視昔世之論壇站者祭酒都轉之 江蘇詩徵阜 十年之音夢三千里之舊遊三復斯編低很久之 座焉道光元年辛已六月敘於邓江官舍 仰希前軌無間後塵何其盛 十餘年矣椰村敦行植 品尤淡於詩 間當為

蘇詩後即以名其閣數百年後斯閣當與選樓並傳 官保為書詩徵閣余師阮雲臺尚書家在揚州即 《其弟子注文题之所建文選樓以復舊觀今柳村輯 僅以農田水利事 也 即與文選並傳文章之盛堂了 登極 見当生う全発 下榻焦山佛閣晨書眼寫輯爲此書鐵 小就非其高澹醇雅之一 山林隱逸之士余以君名應君胎書 東瀕大江望焦山在几案間小樓隱 見過餘則非公不至雖招力 端數君家翠屏洲 フロー

澤民之宛陵羣英集李庚之天台集林表民之赤城集 陵詩徵火穀 皮日休 以至二 言道光元年四月序於邓江官舍 松峻詩徴序 嚴陵集指不勝屈唐陸龜蒙有松陵集十卷其名 馬都李穀崔 、物如孔延之會精撥英總集元好問之中州集 所題恭崔璩為蘇州刺史與皮陸及頭 , 釐縹粉之勝為多葢 邛 人祭酒序之詳矣古來總集諸家自名都 **整得有心人哀輯成編皆足以藻飾** 聯楊朴 魏昭業諸 和所錄

一年をないこととこ

學膽尤畱意桑梓之文獻因袁樸村松陵詩徵以 腴 有劇聯之旁達尤足見功之勤而心之虚矣余浙 不必盡合松陵之地也殷君東溪松陵之詩 郅 知必有 與袁選若 月泉吟祉 之濫觴 前此未之及君乃上 人焉啸傲文苑優遊儒 也而以人存詩以詩存人 江湖覽垂虹鶯服之 合符契袁選譬之 例非網羅 一溯晉陳諸賢以迄前代仍名 古今散佚舊開 河 林姚枕流之孤癖抱 讀君所解 閒曠稱純菜茶米 而兹其崑崙之發 、奉為主泉 且以松陵 人也識精 國 朝

懐 皆含畫意宜畫家之多也刺君蘭 日此天生畫稿倪廷皴法所從 錄 松壺頭 **郟蘭坡虞山畫志序** 明秀泉石清激 湖綠飫 國 知大癡老 The same said to the said 結夢兹集則我不旣多乎 余而笑謂不工 子游虞 山翠 河之導雲林非處產畫 百餘家流寓 人實為處產其畫 土畫當何如耶又 可入畫者不 劍門 一畫而頗 得畫理繼閱 山水於茲 人複領 一锅 師虞 帽立 邦 勢極奇 性 土之精六

含毫吮墨者頗不乏 飲金壽門黃小松奚鐵生諸 壑爭奇競秀不減虞陽近代畫家若藍 送林桂 內畫家亦稍 艺 知已 丽 余叉以浮 一畫崩放 阿菲堂文愈卷 求 知已 稍識之矣余家西湖之濱 入鬼 以蘭 沈宦海聽鼓應官未之暇也 於 同官 羅而記載之當 坡自號亦稱鐵蘭道 而心好之宗派源流 (殘墨斷格珍若拱壁 也 田叔 有可觀情 長 略

含純然粹然君子人 錯俗稱難治君康平不許多惠民之政以病乞休貧 **纍於無辜多所矜釋官金山二年地濱海與浙壤大牙相** 治裝紳士者老尉金以艦士之貧而有文者皆為歌詩以 相稱美觀此則君之治金山可知其治常熟奉賢無錫亦 知已余之始識君也在戊辰冬君以公事來余吳淞官 一中夜間前軍戰門聲君料簡軍書處之宴然執訊係 所治獨無事君性誠篤與朋友交坦白真摯無面 、見包をこりら 帥師守徐州知君才檄隨軍佐 八也甲戌夏君攝奉賢家受余代會 過減步禱民情悅服他邑多羣聚 理臺站地 

善鼓琴是行也將旋楚省其堂上因為琴歌以送之 君之行兮長洲泛旗桡兮中流渡江淮兮禮岱膽 山尹卒於官君疾適瘳中丞方伯成勘令入都候吏 又知余生平不妄言且同官中知君者莫余若也君而君之親民獲上信乎朋友盡可見矣君知余能為 官初以其乞病也疑之 超文生で多分 官思為地方百姓得一 一賢介尹

余惟古今詩 区 尚乞 才或澄澹以汞趣 小村詩 唐滙其大宗兩宋行其別派金元諸家前明七子 小村名父之子趨 頭道堂女妙卷一 鄙 前中之論劃 、衆矣論詩之 柳如子也 詩圖 盛說詩者率因時代為轉移或高 耶 鄙 敘 一說亦夥矣漢魏 格律懷新者 後交於太 詩宗唐 論詩 有出前: THE STATE OF 初好為 側艷

百篇為濫觴之源也 知其幾千里也 君家翠屏洲 舊習歸 寓案淮延陵氏 一舫錄 教與觀準怨之蘊 **逐步皆在指顧六朝住麗因得略識** 曲 小 江之亭在焉江發源蠻徼 村 而詩居其 假我水 व 江亭取古 闍 則言志之 一詩論之 一說無邪. 逮 心此 中東流 理 石城

1

.ł

未相識 來 者則流連之外別 吳宮花草潑墨題襟 復 遊 字則余之悔過可知而青衫憔悴亦已久矣命余 道 下也 余詩甚力僅錄所聞口占贈陸髮雲春人 出 味味作序 遊亦不復作作亦不復示人梁溪程君 卷絲 為日甚暫錄中計 火 関いまたこと 安閣 育 西 溪 禪楊句 此智泰始皇東遊 有感嘅不得 何以副主人 設實始作 頗 極戦酒江湖之勝及 ř 八半未識面題贈諸人亦多 俑 不因兹錄一 請而仍不免驅遣煙墨 **何** 践俾寡婦 沠 申 品題 (政官吳) 人嬌似未 刊畫舫 之當謂管 因 曾

節之 花之本性 、歌之則所稱玉艷花明者皆青泥蓮花英能自拔者也 禁其文載在 難諧 **固於開見或候入網羅飛花墮溷是東風之狼籍** 餘 討 不肯改適與施 也教坊 姬多識字能詩善畫 鐸所載 金数 哉開琵琶樂府有虞五更者極 史記不可謂非整 俠節烈如板橋 不免願舊院營花有慙德矣个錄中 方芷生勸楊龍友之盡 司實 即飲耽同死殺身成仁雖較之毛 香翠彈中 **国 遗憾 黄 斯** 知以 雜記所載葛嫩狗孫武 名流為重有前明舊 節此書所載侯雙 忠臣妻女辱 形哀怨 之盛心也 曲 中

矣抑又思之文/ 文苑 所載人 **語篇殫思竭慮自謂有裨實用而皮相目論顧徒賞其風** 娱秋墳香塚之悽則諸戶言之詳矣故不復云 作則牧之為人萬非後世 自喟也至玉簫卸箋之艷燕脣蟬髮之 ?餘等諸竹西歌吹此叉因捧花之請了 頤道堂文學卷一 大きるのなるというないとのでは関係をはいるような 少陵上至青樓薄倖實 才士所及耶余少 傳並詳載其罪言原力 **运行的财务** 之批紅燈綠 小覺根觸